

春节，我在岗

□谷均

去年除夕夜，鞭炮声震耳欲聋，烟花在夜空中绽放出绚烂夺目的光彩，仿若璀璨的星辰照亮夜幕。当众人都沉浸于阖家团圆的欢乐氛围，热热闹闹迎接新年之际，我们身着警服，坚守在派出所内，守护着城乡接合部这片区域的安宁与祥和。这片地方看似平静，实则事务繁杂，我们不敢有丝毫懈怠，一心只为确保大家能平安欢度佳节。说实话，我的心仿佛被一分为二，一半牵挂着岗位上的职责，另一半则飘向远处的家，脑海中浮现着家人欢聚一堂的热闹场景。

大年初一的午后，阳光明亮耀眼。此时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，泪眼婆娑、神色慌张地走进派出所，焦急地诉说着她5岁的孙子走失的消息。望着她那绝望无助的神情，我感同身受，内心一阵揪紧，仿佛那孩子与我有着血缘之亲。同事小严立刻迎上前去，用温和且坚定的话语安抚着老人，尽管话语中难掩急切，但那份坚定的信念给了老人一丝慰藉。小赵则坐在监控屏幕前，全神贯注地盯着画面，目光锐利如鹰，不放过任何可能透露孩子踪迹的蛛丝马迹。

情况紧急，我们迅速驱车出发，警灯闪烁，尖锐的光芒划破了周围的寂静。一路上，

我们心急如焚，心中唯有一个念头：尽快找回孩子，将温暖与希望送回老人身边。在老人家周边的各个角落，我们展开了细致入微地搜寻，任何一个可能的藏身之处都不放过。每一次搜寻无果都让我们的心情跌入谷底，但我们随即调整心态，再次燃起希望之火，继续执着地寻找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，在一处静谧的社区小公园里，我们发现了那个正专注于观察蚂蚁搬家的小男孩。当孩子扑入老人颤抖的怀抱时，老人喜极而泣，孩子则一脸懵懂，这一瞬间，此前的疲惫与焦虑瞬间消散，内心被欣慰与感动填满，眼眶也不禁微微湿润，为这失而复得的团圆，为这份至纯至真的亲情。

天色渐暗，夜幕缓缓降临，我们继续在乡村道路上巡逻。寒风凛冽刺骨，如冰刀般割在身上，冷得人浑身发抖。突然，对讲机中传来110的紧急警情：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八旬老人走失了。听闻此消息，我们的心瞬间紧绷起来，困意全无，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——赶紧找到老人。我们迅速与老人的家属取得联系，详细询问情况后，便沿着乡村的小路开始了艰难的搜寻。一路上，

我们大声呼喊老人的名字，声音在寒风中飘荡，穿过一座座废弃的房屋，越过一片片荒芜的田野，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角落，只因这是关乎人命的大事。

就在我们的信心即将耗尽之时，在一片偏僻的树林旁，我们发现了一个蜷缩的身影。走近一看，正是那位走失的老人。他眼神呆滞，身体在寒风中瑟瑟发抖，显然已被冻得够呛。我毫不犹豫地脱下外套，轻轻地披在他的身上，那一刻，内心才稍稍安定下来，泪水也在眼眶中打转。同事小王快步走上前，握住老人冰冷的手，为他传递温暖，让他感受到有人来救他了。

深夜，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单位时，所长那挺拔而坚毅的身影映入眼帘。他那一声“你们，辛苦了”，宛如一股温暖的热流，瞬间驱散了我们身心的疲惫。那一刻，我们深刻地明白，这一天的坚守与付出都特别有意义，因为我们守护了无数家庭的团圆与安宁，让这片辖区的人们能够安心过年。

对于大多数人而言，春节是一家人团聚在一起，共享美食、观看春晚、其乐融融的温馨时光。然而对我们来说，春节是一份沉

甸甸的责任，是守护一方百姓平安的庄重承诺。每一次出警，每一刻坚守岗位，皆源于我们对这片辖区深深的爱与眷恋，只愿大家都能平平安安。虽然无法与家人共度佳节，但那些来自陌生人的真挚感恩与祝福，如同夜空中闪烁的星辰，照亮了我们的从警之路。

春节，于我们而言，是坚守的誓言，是奉献的颂歌，饱含着无尽的爱与责任，这便是我心中春节的模样——虽疲惫，却意义非凡，处处皆是令人暖心的故事与温情。

在极寒之时，幻想春天

□胡汉杰

早春月，冬意尚浓，恍然又到过年。

说实话，我小时候对过年既喜欢又不喜欢，除夕要守岁，不过十二点不能睡觉，这对于一直习惯于早睡的孩子来说是一种煎熬。前庭后院挂满了灯笼，有宫灯，有纱灯……烛光辉煌，地上铺满了红竹叶毯，踩上去咯吱咯吱作响，这当然有趣，可是寒风凛冽，吹得我小脸儿通红，很不舒服。压岁钱不是白拿，要叩头如捣蒜。大厅上供着祖先的影像，长辈指着介绍：“这是你的曾祖父、曾祖母、高祖父、高祖母……”虽然都是衣冠肃然微露慈祥，我却还不能领略慎终追远的意义。

姑娘爱花，小子们爱炮。放烟花，点炮仗，一簇簇烟花在空中绽放，把夜空点缀得璀璨绚烂；一串串鞭炮在雪地里“噼噼啪啪”炸响，雪片飞扬，飞溅的雪花和飘然而下的

流星般划过夜空的烟花相映成趣，把夜空点缀得像白昼一样。

年夜饭照例是特别丰盛，但等年糕汤端上来了，我已困得蒙蒙眈眈，哪有胃口去吃？胡乱吃几口，倒头便睡，不止东方之既白。大年初一不动刀，大家歇工，所以，都把年菜炖大锅菜。大锅的炖肉，加粉丝是一味，加上蘑菇又是一味；加上冬笋是一味，加上土豆又是一味。都放在特大号锅子，罐子，盆子里，随取随吃，十余天也吃不完，事实上天天打扫剩菜，这叫吃“囤羹桶”。正月初一我特别起得早，换上新衣服，大棉袄加上一件蓝色的罩袍，穿上一双鼠鼠绒绿“和尚式”的棉鞋，见人就得请安，口说“恭贺新禧”。

后来，随着岁月流逝，社会发展变化，我家的过年方式也开始改变，我不再奉命去换

门磕头拜年；也不用做年菜而是请隔壁烹调技术高的做八道大菜及若干小菜，还配备一些新鲜菜看作为辅佐；若干天顿顿吃“囤羹桶”终于不再出现；一定要到火神龛去拜一次菩萨，后来也不去了，改为两项我最喜爱的活动。

一是放风筝。风和日丽的时候，独自在院子外挑起一根长竹竿，一手扶竿，一手持线棍子，看着风筝冉冉上升，御风而起，霎时遇到罡风，稳稳地停在半空中，这时候虽然冻得涕泪横流，而我心里却甜滋滋的。

二是和姐姐结伴去街上买年画。走进一家书店，仔细打量那一幅幅悬挂的图画，要充分按父母的意愿；母亲嘱咐我们画面中带有老虎的不能买，画面中有战火硝烟的不能买，母亲喜欢画中有鲤鱼元宝的，有麒麟

凤凰的，有鸳鸯蝴蝶的，有寿桃花卉的，而父亲喜欢古典人物图画的。在家母亲说了算，所以我们买的年画以母亲的审美为主，父亲的为辅。

在除夕夜里，我们把年画铺展开来，挂在每个堂檐和角落，点起印铸“恭贺新禧”金色大字的大红蜡烛。那一杆杆大红蜡烛，像一个个红娘子，喜盈盈地站在我家的餐桌上、窗台上、水缸上、烛台上，把每个黑暗的角落照得通红透亮，连看门的狗也被映得红光满面，一身喜气。顿时，我家成了金碧辉煌的四合院。

可是这样的过年，一去不复返了。好在繁华落尽，我心存有余香，光阴消逝，仍有一脉烛光在记忆中跳荡，让我依然能在每年的这个时刻，在极寒之时，幻想春天吧！

追忆过年老旧事

□陈国伦

常听人说，小时候的事情记得牢。没错，80年前，我上小学一年级，有一课语文课文是：“新年到，新年到，穿新衣，戴新帽……”直到如今，每到岁末就会在耳畔回荡。儿童时代的过年故事还历历在目。

拜岁果

那时候因吃不到零食，常与邻居同伴四处寻觅野食解馋——路边草蕻（酸毛蕻、茅针）当水果，山上柴果（乌米饭、山九梨）当宝货。期望过年能获得拜岁果成为这辈子不曾也不会忘却的记忆。

正月初一，一早到邻居家拜岁是儿时家乡的风俗，这是困苦生活中最为幸福的快乐时刻。除夕白天，和邻近的小伙伴约好，次日一道去拜岁，想想能收到很多好吃的零食，一年就这么一次，整夜睡不稳妥。天刚蒙蒙亮，便穿好新衣和小伙伴结伴而行，从家由近到远，挨家挨户上门拜岁。我们看着年龄大小，一声声叫着叔叔、阿姨、爷爷、奶奶、阿公、阿婆，拜声新年好，然后鞠一躬，随后便能收到邻居家准备的各种食品。食品分自产和购买的两类，自产的有年糕胖、米胖、番薯片、番薯糖、炒蚕豆等，而得到购买的油枣、钱饼、葱管糖如同中了大奖。一圈下来，各自回家，掏出裤袋、衣袋中的食品比谁的多，相互分享。

正月初二开始，跟着大人到亲戚家去拜岁了，大人们提的“拜岁包头”是从“南货”店购买的，包的上面衬着一张红色“招头纸”，写着“四时茶食、南北果品”的黑色粗体字。分斧型包和平包两种，用厚厚毛糙纸包装的斧型包装的是桂圆、黑枣等干果，分量为500克，这是比较高档的，而用平包的米糕是250克。这个当年的“拜岁包头”就是现在的新年大礼包。亲戚家回赠给小客人的零食要比邻居家高一档，大多是糖果、糕饼。我们把“两路”得到的拜岁果藏在零食罐内慢慢品味，足足能解馋快乐一段时光。

压岁钱

过新年能分到压岁钱曾是我童年翘首以待的期盼，我的童年对为挣压岁钱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。我出生在十户人家九户穷的山乡里，山里人世代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，少有家长给孩子分压岁钱的，而山中倒有孩子提供“自挣压岁钱”的风俗，我是亲历者之一。

顾名思义，山乡多山。山里人家靠山吃山，有上磨肩胛下磨脚底翻山越岭卖柴度日的传统，当孩子长到十多岁时，做家长的会在过年前宣布：“你们可挑柴去卖，卖得的柴归你们自己作压岁钱。”想想小童年自己能挣钱，自然是高兴的事。

记得我12岁那年农历年底的一天，我挑了两捆毛柴跟着父亲到集镇大象地去卖。集镇距家5公里多，且要翻越陡峭的南山大岭，平时成年人徒手赶集单程也得花一个多小时。为赶上早市，我们在大清早出门，那天不巧是星光稀疏的阴天，只得似盲人般深一脚浅一脚地摸路而行。山高路陡，重担压肩，我们累得气喘吁吁，口干舌燥。虽是寒冬腊月，汗水还是湿了衣衫，更难受的是浓霜地上光脚穿着八组草鞋，幼稚的童足在崎岖的山径里一扭一磨，冻得红萝卜似的脚趾被草鞋摩擦破皮后似“脱皮痒痒”般的血淋漓，疼痛难受。回到家里，慈母见状立马从隔壁叔父家讨来“凡士林药膏”，一面为我涂抹患处，一面心疼地喃喃自语：“真是家里大穷，给‘嫩笋骨头’吃小苦。”此情此景，70多年后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，也想起父辈当年卖柴的艰辛。

猪油渣

那个年代，家乡人穷虽穷，但过大年熬猪油还是少不了的习俗。家庭主妇向养猪户购买鲜

猪油（因形似板块称板油）后熬出油水结蜡后作全年备用的食油，它的衍生品猪油渣的美味是我难忘的记忆。

每当年关将近，家里要熬猪油了，我就高兴起来，因为又可尝猪油渣了。我跟在母亲身边，见她拿来脸盆放在灶台上，随即倒入半盆冷水，把盛油水的瓦罐放入脸盆内。我问母亲此水作何用，母亲说如此可把滚烫的油水加快冷却凝结。

准备妥当后，母亲坐在灶台前，父亲在灶膛前烧火。此时母亲拿来切成香干块般的鲜猪油放入热锅中，右手用锅铲不时掀压冒气的猪油块。听母亲说，熬猪油要温火慢烧，火头过猛会把猪油烧焦。不一会儿，锅底里就发出嗤嗤的响声，油花飞溅，随之，油水涨了上来，母亲就用勺子舀出油水倒入瓦罐里。此时香味飘满灶间，顽固地钻进鼻子里，而我踮着脚尖，双肘交叉扣在灶台上，目不转睛盯着银色的“板油”逐渐变成金灿灿的猪油渣。母亲见我眼馋，用筷子夹出一块溅着油花的猪油渣，我接过来先闻一闻，再咬一小口细细地嚼，连同口水一起慢慢咽下，那滋味可真叫个美！母亲见我如此欢喜，又给了一块。后来我知道，在那个年代，猪油渣是烧蔬菜的稀有佐料，稀罕得多因为乡间大多人家一年就此一次。慈母因此对我却是一路绿灯，堪称母爱万方。

仿佛是小时候猪油渣的美味在我的味蕾里长了根，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已至中年，步入餐馆，总不忘点碗油渣豆腐羹。如今，当年那家家户户过年熬猪油的历史已被波澜壮阔的时代潮流湮没了，而我小时候吃猪油渣的美味还是抹不去的记忆。

时光荏苒，来日有限，我趁着神志尚清，把早年的苦难，晚年的幸福写成了一本自传手稿《回忆录》，让后代了解曾经的过往，更加珍视身边的幸福。

冬至夜

□徐加和

人到中年行走在路上是快乐的
冬至夜独自一人漫步在海边栈道
看对面的灯光似乎与故人对视
心里千念亦不如一见
我心安处便是禅心一枚

故人一别隔海相望
红尘器器难宽容颜
再见已隔千重山
冬至夜月亮如故人的眉毛细长
撩起枯叶似的往事无数

海风渐渐凛冽
行人寥寥
木质栈道长长如故人的念念不忘
祈求冬至夜梦见故人的那抹微笑
一生一世走过的路漫漫
今生今世我只能陪你一程

人到中年
坐下即是孤独
一杯热咖啡一支烟
撑起中年人最后的梦想
苦涩的滋味淡淡的烟草味
勾勒出一幅人到中年的画卷